

片羽集

温
祥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片羽集

温 祥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片羽集

温 祥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中共山西省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6.125字数: 89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378—0461—3

I·439 定价: 3.00元

激情铸造了他和他的诗

——兼谈温祥诗作的魅力

(代序一)

何 畏

上个月，温祥兄把他去年以来发表过的诗稿整理成辑，打算出本《片羽集》。他在附信中希望能在兰章付印之前听听我的意见。当时，我因工作过于庸忙，一直搁置案头未及拜读。昨晚，偶有空闲，才随意浏览了一下。谁知，不看则已，一看，我便口诵心惟，欲罢不能。一种如同饿汉子突然闯进宴会厅，面对美餐珍馐而被激起的兴奋感和饥饿感，陡地控制着我。我贪婪而目不暇接地看着、读着，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是的，我有缘有幸，与温祥同志是同

乡兼战友的相知，打过几十年笔墨交道，深知他的文品和人品。

温祥青年时酷爱诗词，且过目成诵，他才思敏捷，喜弈善文而又谈吐雅健。嘴里，似乎有说不尽讲不完的慷慨故事；笔下，仿佛有写不赢改不够的激扬文字。在当时我们这个野战部队里，可算个有点名气的棋手和作家。他勤于逻辑推理，又工于形象思维。因而从宣传队调到团，再由团调师调军，一再迁升。慧眼和才情把他锻炼成专职的新闻干部和军队报刊的特约记者。一时，大凡基层的典型特写，英模人物的专访乃至党委、机关里的文电，常常由他主笔，别人起草的稿子也每每请他斧削。文墨中人出于敬慕，私下里往往戏用“师父”这雅号来称呼他。对有嫉妒心的人来说，他那“朗朗心田昭日月，无私无忌免愁牵”（《示儿》）的个

性和干练之才，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然而，谬蒙错爱，他偏同我肝胆相照、文心相通。结伴下连蹲点、采访时，各自完成本职工作之后，总爱凑在一起寻章觅句，酬唱应对。他每吟得佳句，常喜欢读给我听，华章付梓也惠赠给我，一任我品头评足。我自然引为雅事乐事，必抢在人前先睹为快。从那时起，可以说诗歌已成了他心灵的伴侣、感情的载体和深入生活的副产品了。而我也成为他“楚调蜀歌谁与解，骚人风格我独知”的诗友和独家评论员。记得一九六三年抗洪抢险时，我俩从京广线的断轨残桥上跋涉两天一夜返回驻地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建议成立个以“时习之”为笔名的写作小组，以便同道们相互砥砺诗文，奋笔耕耘。可惜心愿未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其后，他跟

首长做了五六年秘书工作，大约是因为“青山原不解忧愁，飞雪无端为白头”（《偶感》）的缘故，他在一九七六年离开了部队。

开始，听说他被分配到内地一石油矿区工作，来了个彻底大改行。我不免为他惋惜，暗自发出过“但得天眼开，长剑庸一吼”的期待。时隔数年，忽闻他调到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我喜出望外，便又长丝重系，与他鱼雁时通。一来二去，我终于发觉钻井旁的风霜雨雪和石油工人的磊落襟怀，已进一步纯洁、升华了他的信仰和追求。他依然保持着往昔在军队里当记者时敏锐的观察力，依然在探索中磨炼自己的长剑。于是，我仿佛又听到了“夜夜龙泉壁上鸣”的呼啸。果如所料，一九八八年以来我便陆续收到他大量诗作。有时，一日之内竟连获两三叠数易其

稿的篇章（以至使我不得不用专门的档案袋来整理、保存他的这些作品）。其中：既有民谣体和“楼梯”式的新诗，又有魏晋文采和唐人风格的古体；既有五、七言律诗、绝句，又有小令、词曲。这些诗，有的是纤丽幽婉的风情小品，有的是尖刻泼辣的生活讽喻，有的是粗犷有力的即兴放歌，而更多的则是大气磅礴的急就诗章。看来，目之所及，心之所思，魂之所系，情之所动，他皆赋而为诗了。其涉题之广、感触之多、求索之深可想而知。一句话，生活本身拓宽了诗人的视野，而激情又铸就了他的诗。

两年多来，他在公务之余，笔走龙蛇，毫飞凤藻。无论纪游、咏物、抒怀、论史，无不“发当发之情，说想说的话”（《假如你问我》）。可以说，感事抒情是他诗作的一大特点，而“歌诗合为事

而作”（唐·白居易语）的传统也在他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曾几何时，正当有人重弹“月亮也是西方的圆”的老调时，故乡川南的秀色和人民生活的巨变强烈地撞击着他的灵扉，他一扫古典诗词中那种“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的病态美的表现手法，欣然步马致远《天净沙》原韵，健笔一挥，唱出了“池塘浅草戏鸭，竹篱烟雨杏花，垂柳清溪小筏。远山如画，晚归人伴红霞”的赞歌。乍一看，似乎也在怡情山水，实则作者感事惊变，字里行间有着深沉的寄托和内涵。两首《天净沙》一愁一喜，一叹一颂，对景色和人物心态的表述都有极其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引起读者对古时与现代，旧世界与新社会甚至昨天与今天的沧桑之变，产生丰富的联想和鲜明的对比。在《离情八唱》中，作者

摒弃了旧时某些墨客骚人那种悲悲戚戚、卿卿我我的伤感文风而直抒胸臆，虽也“回肠千万转”，但终归还是“巴山蜀水情无限”、“惊疑故里是仙乡”的高声讴歌。在《乡情一·夜归》中，他深情而诙谐地吟唱道：“中天月色映窗台，朵朵欢颜室内开。但听声声呼叔伯，谁家晚辈却须猜。”读到这，熟晓唐诗的人一定会想到大诗人贺知章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名句的。两位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毕竟有天壤之别，但两首诗作的白描手法和独具匠心的构思，却不谋而合，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久别还乡，一个遇到的是欢颜相迎的乡音盛情，一个遇到的却是相见不相识的尴尬局面；一个是主人（儿童）对来客（贺知章）提出了疑问，一个是来客（作者）对主

人（晚辈）还须猜测。两相对照，这主客之间的一问一猜、一窘一悦何其耐人咀嚼！叫人读来意趣盎然，余韵无穷。显而易见，作者对唐人笔意是有所继承、借鉴并刻意出新的。

在温祥的诗作中，运用古典诗歌赋、比、兴[特别是“比”（比喻、比拟）]的艺术技巧，来使自己抽象的感情具体化、形象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在《下棋》里，他借对弈者之口，吟出了“对坐开枰列阵营，全凭攻战定输赢。局残皆失马车炮，方悔当初不爱兵”的感慨。以下棋的成败得失，比拟带兵用兵之道关键在于爱兵（推而广之，更有领导者当牢固树立群众观念之内涵），这种明喻手法，既贴切、新奇，又富哲理意味。诗人触情寓意，即景设喻，毫无刀尺之痕。令人读来始而激动、继而感奋、进而忽有所悟而不得

不拍案叫绝。所以产生这样强烈的欣赏效果，是因为诗人在诗中创造的意境，与我们许多人似曾经历过的某种想法而又未能一吐的体会恰好吻合，从而激起了读者剧烈的心弦共振。换言之，娴熟的生花之笔是植根于诗人的真实感受和具体经验的。要知道，他毕竟是在戎行中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熟悉军旅生涯，且是善弈的棋手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诗人没有对事物的独特理解，不善于匠心独运，截取生活里一个“有包孕”的小片断，不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那么，作品是不会天然去雕饰，呈现出这种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巧思独悟的艺术效应来的。又如，他在《北武当山纪游》里写道：“微雨登临分外幽，奇松怪石逗人留。青山不解排座次，自成冬夏与春秋。”这里，作者又调用了暗喻的表现手段，对那种强加给

“天下第一山”、“××甲天下”的人为排座次的做法，提出了不敢苟同的异议。一位读者看后，认为该诗言有止而意未尽，是以山川景物的自然排列隐比那些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排列先后座次（甚至争抢座次）的作风的。在他看来，作者明颂青山，暗含讽喻，有褒有贬，是寄希望于人间的青山而托物起喻，寓意于景的。这种理中涉趣，寓理于情，因情化理，从而理、情交融的表现手法，在他的《秋雨夜》、《仲春大雪》、《看山》、《山中抒怀》、《盆栽松苗有感》、《雨霁山行》、《黄昏过黑猫沟》以及《杂咏十二首》中，也多有体现。无疑，诗人独特的机智和风格，犹如多棱面的水晶一样，只要转动一下角度，就能折射出不同的色彩来。

这里顺便提一下，读者之所以对温祥

同一文学作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理解，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一个作品的潜在教育作用往往需要读者根据各自对人生的感受和经验去补充才能最终完成；二是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内蕴和艺术感染力，会给不同层次的读者以不同的感受（包括艺术的和哲理的），这是任何作者在写作时都始料不及的。不是吗，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伤之吟和遗恨之作，后世的读者之所以还欣赏它、喜爱它，原因之一就是他拨动于读者心弦的，已不再是（或不仅仅是）昔日亡国之君、阶下之囚的颓废心态，取而代之的已是读者自己思土、望乡、恋家、怀国的激越之情了。原因之二便是李煜脍炙人口那些荡人心魄的含蓄而又形象的艺术语言，给人以无限遐想和美的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温词诗作的魅力也在于它有较大的空间和深邃的意境。诗

人善于在严谨的格律中借助于其它事物来进行譬喻（明喻，暗喻，讽喻，理喻）和象征（或比拟），以抒发其深沉的思考，使其所描写的内容既形象生动，又含蓄曲折。换句话说，他在摄取生活场景，捕捉瞬息的观感和诗魂时，总伴随着一种较为深邃而睿智的、努力开掘其现实意义的思辨活动。即：通过感性的升华，给人以理性的启迪；通过表象的描绘，给人以本质的认识，从而逐步形成了他诗歌的质朴的美、意境的美和哲理的美。

还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打我同他成为倾盖之交以来，在温祥笔下，诗歌从来都是他信念的旗帜、希冀的风帆和战斗的号角。诗人从来没有为写诗而写诗，他的诗是在生活中坐胎，在灵感中孕育，在行吟中催生，在激情中分娩（有时甚至是在反复苦思、辗转切磋，一改再改之后

才得以灿然问世)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以来,作者公务较忙且常值夜班。但他却敏锐地嗅到了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他在《值班纪事》中写道:“凌晨入梦睡迟迟,忽报校园又出师。下达上传公务毕,窥窗晓月异平时。”在《随想录》中他预感到“燕山风信咒春残,……连阴有意雨晴难”,一场迟早不可避免的风暴就要到来了!在《看游行》中他警惕地指出:“队队争呼举大旗,升温百度尚嫌低。路灯目送人潮去,旋听流言入话题。”在此之前,对于那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别有用心进行煽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人,他初则义愤填膺,发出过“东指桑林西弄槐,奇谈怪论信口开”的怒责,旋而又深深感到“食足衣丰养骂才”的反常,于是提醒读者注意:到了“应循酒肆觅醉翁”的时候了(《无

题》)。在《无题(二)》中他又针对“静坐轮番去复回，门前聚众久重围。屡观恶竹欺松柏”的非常现象，发出了“能不深思与愿违？！”的告诫。当北京的动乱演变为一场反革命暴乱时，他更加忧心如焚，夜不成寐。炽烈的义愤，火焰般不由自主地在他心里痛楚地燃烧起来，他怒上笔端，泪晕诗笺，不时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得融进诗作中，为的是照亮自己并引燃别人的心灵。他在《血的启示》的长诗中，怀着悲愤与喜悦交织的复杂感情，对这场暴乱进行了深沉、严峻的思考和剖析，从心底深处对党、对共和国卫士们的历史功勋，迸发出声声赞颂。当平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欢欣鼓舞，立即满腔热忱地谱写了《寄战友》、《献给老同志们》两支赞歌：“星夜兼程斗志昂，深怀三爱献心香。长安大道趋